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南朝金粉錄 第二十六回 洪提督設計服強梁 劉天熊進言規契友

卻說劉天熊見褚飛熊從馬上翻倒在地，搶上前用力一戟，正望咽喉刺來，不提防褚飛熊翻起一槍，正中劉天熊的馬腹，那馬登時一跳把劉天熊亦掀翻下來，此時褚飛熊已跳上馬，正欲提槍來刺，賊將曹汝泰已迎了上來，兩人又戰了二三十合，各自鳴金收軍。褚飛熊回到大營，洪提督接了進去，便開口說道：「將軍今日之戰，不亞當年許褚大戰馬超，佩服佩服，但是那個賊將本領亦不在將軍之下，歷戰數次，從未見有此人，明日當另設計擒之，先去一患方好著手。」褚飛熊道：「末將以計誘敵，那賊已被末將一槍刺中馬腹，將他掀翻下來，正欲復一槍結果他性命，不期又有一賊殺到，故此便宜他多活一夜，明日不斬那賊之首級獻於麾下，誓不回營。」諸將在旁亦齊聲佩服，當下各自休息，飽餐飲食不表。再說劉天熊回去賊寨，繆瑞麟等接著，朱保就將陣上戰鬥情形，細細說了一遍，繆瑞麟等聽說，嚇得只是伸舌，便道：「劉天熊真天神也，今日將軍同心協力，大事成矣。」劉天熊道：「大王且慢誇獎，但官軍內那個姓褚的本領不在某之下，某廝殺半生，尚未遇此等的猛將，此人只可智取，不能力勝。」說罷也回本寨歇息去了。次日一早，劉天熊復至敵營，單要褚飛熊出戰，有小軍報到帳內，洪提督便披掛上馬，率領諸將出了營門，兩軍排成陣勢，洪提督一馬當先，高聲喝道：「賊將聽者，爾可是劉天熊麼？本提督前來，還不快下馬受縛！」劉天熊見洪提督坐在馬上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一表人材，真不愧朝廷大帥，遂亦高聲喝道：「咱爺爺不知道什麼提督不提督，只叫你家那個姓褚的出來，與爺爺廝殺便了。」

洪提督道：「褚先鋒另有差遣，等本提督取爾的首級何如？」劉天熊大吼一聲，舉戟便刺，洪提督急架相迎，兩下戰有二三十個回合，洪提督暗暗想道：「此人果然利害，本領不在我之下，我何不將他擒住，勸他歸降，也可為朝廷得一員大將。」想罷，故使槍法錯亂，漸漸有抵敵不住之勢，便虛幌一槍，說道：「本提督戰爾不下，還叫我那褚先鋒來取你的狗命。」說著拍馬向東北落荒而走，劉天熊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樣本領也要來做提督帶兵，咱爺爺馬前小卒還要比你高十倍呢！」說著亦拍馬趕來，看看趕得切近，洪提督撥回馬頭戰五六合又走，一連數次，劉天熊戰得火起，便大聲喝道：「咱爺爺不將你這狗官殺死，誓不回營。」說著，兩腿把馬一夾，只見那馬如旋風般趕來，洪提督在前狂奔，劉天熊在後緊趕，直趕至分水嶺，洪提督繞過樹林，忽然不見，劉天熊仍繞樹林趕去，不防馬失前蹄，咕咚一聲連人帶馬跌下陷坑內去，只聽一聲梆子響，伏兵齊出，各執鐵鉤將劉天熊擒住，褚飛熊笑道：「爾已中我家提督之計，此時尚有何言？」喝令小軍綁縛押往大寨。

原來洪提督在昨日褚飛熊回營之後，即密言令褚飛熊帶領軍士，連夜掘下陷坑，今日陣上故用誘敵之計，將劉天熊誘到此處，以便擒捉。洪提督知劉天熊已被擒捉，復飛馬回至本陣，令軍士齊聲喝道：「賊眾聽了，爾家賊首劉天熊今已被擒，爾等這些狗強盜快快納降，尚可免其一死。」只見那些賊兵一聞此言，個個奔回賊寨去報，繆瑞麟等聞言大怒，立刻就要率領全隊衝入官軍，赫達忙勸道：「諸位大王請少息怒，某有一言尚望容納。兵書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今官軍其勢甚大，若一勇進發，惟恐不利，莫若從長計議，或可退得官軍，不知諸位大王尚以為然否？」賊眾聽罷，猶自怒氣不息。正議論間，忽見有個賊目忙忙的跑了進來，望著繆瑞麟道：「稟大王爺，大事不好，德安城已被官軍打破，張將軍等俱皆陣亡，小大王不知下落，現在官軍又進攻應山了。」

繆瑞麟聽罷，大叫一聲跌倒在地，眾賊上前來看，已是不省人事，趕著扶起，又令人取了薑湯灌下，才甦醒過來，望著眾人切齒說道：「德安一破，大事去矣，更兼我兩子死在官軍之手，咱拼著這條命，即刻去衝大營，務望諸君助一臂之力。」赫達復又勸道：「德安雖破，尚可緩圖；世子雖據報不知下落，未必即死於非命，大王仍請少待，明日當出隊與官軍決一死戰。」眾賊又苦苦勸了一番，繆瑞麟這才應允，暫且不提。

再說洪提督回到大帳，升了公座，便有人將劉天熊押上帳來。劉天熊立於帳下，怒目圓睜，雙眉倒豎，大聲喝道：「咱爺爺誤中爾等詭計，被爾擒住，也算自不小心。爾等不必多言，要殺便殺，咱爺爺是不怕死的！」褚飛熊亦上前喝道：「大帳之前豈容爾這狗強盜放肆，今已被捉還敢胡言！」只見洪提督慌忙將褚飛熊攔住，離了公座走上前來，親解其縛，請他上帳而坐。劉天熊趕即頓首謝道：「某一介蠢夫，今又設捉，得免誅戮，已是萬幸，怎敢當元帥重禮。」

洪提督道：「觀君之勇，實是良材，只惜有誤於前，以致流入為寇，本提督不忍埋沒英俊，故設計誘君至此，共保朝廷，君如俯聽良言，本提督俟班師覆命之時，定當面奏聖皇，不患封官受祿。願君三思，勿貽後悔。」劉天熊聽罷這一番話，感激涕零，請降謝罪，拜於階下。洪提督扶起遜坐，當日設宴慶賀，犒賞三軍。酒過數巡，正議剿滅賊寨之策，忽見小軍來報，李將軍已克復德安，今有書在此。洪提督令將書呈上，看了一遍，知李邦乾於初十夜三更時分，奮力將德安攻破，追殺賊將兩名，奪獲器械糧草甚眾，即留錢應龍暫守，其餘往應山會剿。洪提督大喜道：「德安克復，賊之大勢去矣，明日諸君務要全力去攻敵寨，捉住賊首，便可肅清了。」諸將齊道：「末將等願效死力，以冀早日班師。」只見劉天熊坐在側席，低頭不言，若有所思之狀，洪提督便道：「劉將軍既蒙不棄，若有妙策，即當請教，何為默不一言？」劉天熊道：「被擒之將雖蒙元帥不殺，思欲報效惟恐生疑，故不敢言耳。」洪提督道：「大丈夫肝膽照人，忠義自矢，將軍歸誠既切，即為朝廷之臣，但有所言，便可請教，復何疑哉？」劉天熊道：「繆瑞麟一勇之夫，不足介意，惟其女雙珠持有飛刀，頗為利害，赫達亦有邪術不可不防。其餘朱保等人，皆係鼠輩，亦不足患，惟有歐曹二將係萬人敵，甚不易擒，所幸與某尚稱相得，今有一計，元帥今夜放某回寨，某當說歐曹二將，只須如此如此，賊寨可破，賊首可擒矣。」

洪提督道：「將軍之言雖善，但歐曹二人是否聽說，本提督何由知其消息？」劉天熊道：「明日某當於陣上告之，歐曹願降即如前議，否則某即力斬其首，獻於麾下，以報元帥知遇之恩。」洪提督道：「將軍忠勇，實是可嘉，即照前言，切莫有誤。」劉天熊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某雖至愚，亦知大義，如有更變，請折箭為誓。」洪提督大喜，當下席散退出。褚飛熊道：「劉天熊初降，未知其心，今縱彼回營，倘有變詐，反為不美。」洪提督道：「將軍放心，某觀劉天熊秉性堅貞，此行斷不負於心，只恐歐曹二人不肯遽降耳，明日陣上，且看劉天熊如何復回，再作道理便了。」褚飛熊唯唯而退，不表。

且說劉天熊等到二更時分，取了畫戟，一個人一匹馬便望楊家崗賊營而去，有管營門的賊目到中軍報導：「營外劉爺爺單騎叫門，黑夜不敢擅開，乞大王令下。」繆瑞麟聽說，使跟著賊目至營前來看，果是劉天熊叫營，當令軍士開了寨門，放劉天熊進來，忙問道：「將軍被官軍誘去，某驚得手足無措，今何以得脫而回？」劉天熊道：「某被官軍誘至分水嶺誤落陷坑，致被擒獲，某無奈只得詐降，幸喜貪官聽信某言，毫不疑惑，更以心腹相待，某卻於黃昏時分，偷開營門逃走出來。」繆瑞麟大喜道：「將軍今幸回營，某如虎生翼，明日臨陣務要小心防備，不可再中貪官詭計了，且請回營寨安歇罷。」劉天熊當即回到右寨，歐陽占魁迎接進去，先談了一遍，如何誤落陷坑，如何被擒的話，後便悄悄的談到洪提督如何寬厚，如何勸降並如何待以重禮，「小弟因見他那種仁愛，便轉計想道：大丈夫立身天地，雖不能流芳百世，不可遺臭萬年，我輩為寇半生，搶掠劫奪之事不計其數，惹得人人強盜長強盜短，切齒相罵，已是終非了局，今又入伙背叛，更屬大逆無道，不幸為官軍擒獲，自分必盡法受誅，乃蒙元帥不加典刑，反以禮待，若再不改邪歸正，便道牛馬不如，因此情願歸降，圖一個進身之地。後來小弟又想，朋友相處要以義合，但願自己有了好處，便把朋友忘了，也不算頂天立地的男子，因思老哥與小弟最是相得，又見那洪元帥頗為相信，小弟故在元帥前竭力薦舉，思與老哥為一殿之臣，一者棄暗投明，免得將來遺臭，二者庶全朋友之道，因此連夜回營，敬告心腹，不知老哥尚能俯聽良言否？」

歐陽占魁聽罷便道：「老哥投明棄暗，固是知機，將來受祿封官，必前程遠大，但愚兄另有個想法，我輩山居野處，不受拘束，關起門來做大王，是何等閒散，一受了皇家的官職，皇帝是不用說的，自然要敬重的，還有那些官職比我大些的，叫做什麼上

司，也要去趨奉他，不是反要受起拘束來，老弟咱是不去投降，受他們那些鳥氣，只看著老弟將來封妻蔭子百世流芳罷了。」劉天熊道：「據老哥說，官是沒有做頭，這做反叛做強盜是好的了。關起門來做大王，任我所為，固是無拘無束，若一朝運氣倒了，到那惡貫滿盈的時候，身首異處，明正典刑，以堂堂六尺之軀，生為大逆之人，死作無頭之鬼，試問老哥，到那時節還是有趣無趣呢？在小弟道來，識時務者為俊傑，古來草莽英雄，出而為朝廷棟樑的，何可勝數。其先亦未嘗無此想法，迨一轉念，與其明珠暗投，不若改邪歸正，及至後來名傳當代，功著人間，方信昨非今是。繆瑞麟一勇之夫，雖有赫達繆雙珠等助紂為虐，不過仗著些邪術，何能成得大事？況屢遭大敗，損兵折將，現在已至殘場，足見正能壓邪，雖有幻術亦不足為患，眼見智窮力竭，惡貫滿盈，死無葬身之地了。老哥明達素稱，何必以昂昂七尺之軀，甘為逆賊所用，況洪提督英勇無匹，仁厚過人，舍正路而不由，竊為老哥所不取。」

這一席話說得歐陽占魁心悅誠服，趕著謝道：「愚兄不才，非老弟剴切曉諭，幾至一誤到底，當謹遵所教便了。」劉天熊大喜，於是將設計劫寨，作為內應的話全告訴了歐陽，歐陽亦唯唯應諾。劉天熊又道：「老哥不棄，已蒙俯從，但曹兄處也須勸其歸降，方不負朋友之道，爭奈他與朱保同居一寨，礙於耳目，未便明言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歐陽道：「我觀曹兄久已不樂為此，奈無門可進，故勉強行之耳，此時去說，實為不便，且恐洩漏，明日臨陣，等老弟殺敵會話時，我當遣其接應，名為救護，那時老弟於無人處，此言告之，曹兄斷無不從之理。」劉天熊道：「此計甚妙，老哥所算，非小弟弟所可知也。」此時已將四鼓，兩人略一安歇，便自起來飽餐飲食，卻好中寨左寨已預備出陣討戰，於是兩人便披掛上馬，一齊下了山岡，直望官軍營內討戰去了。畢竟曹汝泰是否歸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